

趙紱章著

明末痛史演義

益新書社印行

中華民國十二年一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三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分發行處

天津 江東書局 漢口 東璧圖書社
北平 自強書局 杭州 問經堂
廣州 共和書局 各省 中華書局

著作 者 玉田 趙紱 章
出版 者 莫 釐 錢 青
印刷 者 益 新 書 社
總發行所 益 新 書 社
上海麥家圈A字一號
分售處 南京新民書店
各省大書局

歷史小說
明末痛史講演

全部六冊定價洋二元

明末痛史序

昔人謂明末世局。如著敗絮行荆棘中。步步窒碍。嗟乎。四維不張。其來也漸矣。逆阬以還。士氣削盡。上書請建生祠者。遍海內。詎復有禮義廉恥。幾希之存。莊生云。哀莫大於心死。然則門戶傾軋。恩怨報復。相之庸也。將之蹇也。士卒之驕且橫也。以暨捨克聚斂。竭澤而漁。固相因以環生。勢之所必至也。狂瀾既倒。蓋非一手足之烈。所能挽矣。以故賢如思陵。忠如高陽。宜興。勇如文詔。傳庭。可法。諸將帥。曾無補於金甌之碎。而篝狐一興。天下瓦解。歷古羣盜披猖。亦未有若是之甚者也。顧潢池弄兵。詎滋他族。猶是抱仁負義。含齒戴髮。中原之赤子也。誰司民教。而令至是。此不得不溯原於四維之弛矣。然自崇禎以迄隆武。十餘年中。忠臣烈士。義夫節女。幾不勝書。類有琦節瑰行。彪炳天壤。於以見蒙泉剝果。天心之復。卽人道之昌。而奸佞讒諛之倫。不惜遺

臭。以釀亡國。遺踪其間。足資歌泣而動流連者。尤足爲覆車之鑒。是在後之君子。善讀是書者。然近觀吾國世風。其於禮義廉恥何如也。其可慨也夫。其可懼也夫。

中華民國十一年陰曆十一月中莫釐錢愚欣序於海上益新社

明末痛史演義自序

龔定菴詩云。瓶花妥帖。鑪香定。覓我童心二十年。嗟乎。童心豈惟竹馬鷄碑。歷久不忘。凡最初性趣所託始。恆寢淫潛滋而弗衰。其間若斷若續。如塞泉如蘊火。一有所觸。火燃泉達。是真童心矣。惟予童心所託。殊自怪迂癖。非與象。凡紈袴嬉娛。狗馬博鞠之屬。避之若浼。顧獨嗜小說家言。以爲神遊異境中。有至樂。尤好沉潛。反覆尋其理趣之歸。當是時。先大夫需次濟南。予從諸兄授書寓塾。恆蹈隙走書肆。從賃書估。遍發其藏。不下千數百種。蓋晦明風雨。深宵燈火。予未嘗不伏案。家人竊謂予沈酣經史。而不知枕函中。多此等秘籍也。十餘年來。興亦稍倦。然人事之遷流。哀樂之感觸。與夫世路物情之險巖。之鬼蜮。又隨時隨地。皆無字句之小說也。以是蘊趣日益深。嗣海上新著騰起。輒見獵心喜。時復弄筆。然竊鄙新體所趨。無復骨格。恆欲仿雪芹

耐菴之精神。一吐胸中所欲言。爰取明末事跡。自崇禎以訖鄭氏入海。旁搜博采。廣列異聞。經緯相宣。一以章回舊體爲歸。其間起伏綜錯。波瀾筋脉。絢染描摹成書。具在無事自譽。嗚乎。午夜篝燈。躊躇擲筆。蓋猶是四十餘之老書生也。可憐哉。予之童心。

民國十一年陰歷六月中浣煥亭氏自敘

明末痛史演義目錄

玉田趙絨章著

卷一

- 第一回 談朝政科第得真儒 述往事煞星開劫運
- 第二回 對平臺崇煥督師 掠關中迎祥倡亂
- 第三回 中反間皮島失長城 惑讒言督師收詔獄
- 第四回 張獻忠負心殺故友 洪承疇紓策捕羣雄
- 第五回 妖神廟祈嗣感兇魔 米脂驛竊妻歸大盜
- 第六回 高應元大鬧白雲山 張夫人獨拒點燈子
- 第七回 戰南原變蛟破敵 守武安良玉鑿兵

卷二

- 第八回 孔有德叛命登州城 陳奇瑜縱賊車箱峽

第九回 焚皇陵流寇肆兇淫 戰湫頭將軍盡忠節

第十回 三軍有懼喜賦桑中 七項伏師捷聞峽口

第十一回 盱眙令移孝作忠 空隱僧鑒微識遠

第十二回 賺宛城流賊投誠 犯京畿清兵入寇

第十三回 盧象昇鉅鹿隕將星 郝鳴鑾房山遇俠女

第十四回 雲娘設計刺獻忠 良玉興兵擊羅寇

卷二

第十五回 捐戚畹引動九蓮仙 會兇魔牽來紅娘子

第十六回 十八子宋矮進讖符 福祿酒藩王遭慘禍

第十七回 腊妖蛇千古奇聞 賜祭文一場笑話

第十八回 李自成水灌開封城 羅汝才兵犯陽武縣

- 第十九回 掘獻陵疾霆示天威 陷武昌長江沉帝子
第二十回 張獻忠見侮狗皮仙 李自成慘屠鳳翔縣
第二十一回 無逸殿聖主傷懷 蜀江營異人試法
第二十二回 拜仙臺累几上層霄 寧武關丸泥失隘口

卷四

- 第二十三回 殉社稷弓劍愴煤山 破都城銅駝罹荆棘
第二十四回 吳將軍縞素借清兵 睿親王旃裘主中夏
第二十五回 福藩王繼統南都 史閣部視師江北
第二十六回 小朝廷馬阮肆奸貪 大火併牛李殘羽翼
第二十七回 陷城都異夢感神 戰士橋兩雉角武
第二十八回 豫親王兵下江南 張獻忠慘屠巴蜀

第二十九回 鳳凰山箭殪八大王 睢州城計陷翻山鷄

第三十回 排紛解難上相殫孤忠 檻鳳囚龍朝端傳異獄

卷五

第三十一回 柳敬亭洩秘西築磯 左寧南興兵東犯闕

第三十二回 左崑山絕命九江城 史可法殉節維揚郡

第三十三回 青燐碧血十日記揚州 危幕積薪兩奸策京口

第三十四回 天子無愁倉皇下殿 將軍有勇慷慨捐生

第三十五回 殘山賸水賦就哀江南 別鶴離鸞吟成藤蕪怨

第三十六回 代充戍隸卒著高名 遣刺客將軍試毒手

第三十七回 鄭芝龍據閩通清 黃道周徇贛遇俠

第三十八回 松江郡衆義抗淫威 江陰縣雙忠顯奇節

卷六

- 第三十九回 警驕帥一束留詞 遁空門九宮悟道
- 第四十回 羅公山大盜伏誅 徽州郡遺臣薦士
- 第四十一回 天一誅惡祁門嶺 黃澍計奪叢函關
- 第四十二回 國香吟感物傷時 孝經冊遺友見志
- 第四十三回 錢塘飛渡天意厭朱明 山谷行吟人謀捉馬相
- 第四十四回 援衢州龍友興兵 失九龍葛嫩抗節
- 第四十五回 棄仙霞君妃同命 會安平父子離心
- 第四十六回 破贛閩戰事小收場 在正朔海隅大生聚

明末痛史演義 卷一

玉田趙絨章著

第一回 談朝政科第得真儒 述往事煞星開劫運

當日宋朝歐陽公有句文章道。國家盛衰興廢之故。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他這話。是慨歎那歷代帝王。一個個留了個亡國榜樣。細按起來。都是自己向壞裏弄。橫征暴斂。荒淫無度。賢人隱。不肖昌。民不聊生。土崩瓦解。所以歐陽公注重到人事上。是警戒爲君的意思。却是這句話。若加在明朝崇禎皇帝身上。真是冤枉冤哉。這代皇帝。是竭力要好。稱得起勵精圖治。無如承天啓以來。國家元氣。被一個魏老公萬惡滔天。斲喪淨盡。譬如人命脉已絕。就是扁鵲復生。整日價參朮培補。也是無用。何況長白山龍興有運。天命攸歸。默默中成局已定。那夥流寇。竟彷彿奉了帝命。專爲破壞朱明國祚而生。所以明祚一日不盡。流寇一日不息。然而崇禎錯處。在用人多疑。依然信用太

監這些事兒。便沾着些人事了。著者常說隋煬帝。生生樂死。崇禎帝。生生苦死。一個是樂盡苦來。一個是苦盡也不知有樂。十七年富有四海。到頭來無寸土着足。宕悠悠懸在樹上。憑良心說。能說都是人事麼。然而直道自在人心。他雖有亡國之實。後人議論起。都以爲非亡國之君。這一點兒。差堪自慰了。閑言少敘。書入正文。且說陝西延安膚施縣。距城四十餘里。北鄉中有一個小小村落。名叫柳樹澗。便在這燕子嶺下。居民有百餘家。都是務農的居多。無事時連城市都不肯去。大家過起淳古日月。甚是自在。其中有位林先生。年紀六十有餘。在這小村中。便是有頭臉的人了。素來訓蒙爲業。因年紀大了。家內小康。便丟掉這事。只在家中納福。一日三月望後。這老頭兒早晨時光。方纔睡醒。只見滿牕紙上。似黃不黃。似紅不紅。昏漫漫的彷彿罩了一層紗幙。疑惑是家下柴草不慎。鬧起火燭。趕忙爬起。喊醒大家。跳到院外一

看却也作怪。只見滿天迷漫漫的。通是這般顏色。映得房樞樹木。都絳陰陰的。此時村人也都走攏來。大家指指點點。吃驚打怪。也有說妖怪吐氣的。也有說旱燥所致的。嚷成一片。畢竟林先生讀過幾年書。有些見解。當下癡望一回。悶悶不樂。及至午後。那天色越法紅得血淋淋的。委實慘人。大家都驚得縮在屋內。不敢望了。過了數日。遠近傳說開。不但這村中這樣。連陝西全省。都是如此哩。一日林先生在村外閒步。覺得倦了。剛要回家。忽背後一人笑道。林伯伯康健哪。回首一望。却是村裏的劉住兒。此人一向在外邊當長隨。這兩年只在北京胡混。他主人是個給事中的官兒。當下劉住走來。唱了喏。林先生笑道。你想是告假來家了。劉住道。可不是麼。只爲忙碌。還不會去望伯伯哩。林先生道。一向不見你。很想與你談談。且到我家坐坐。當下兩人一面說。一面向林先生家走來。時當夏初。便在花架下。安了几櫬。烹上茶來。

喝着閑談。林先生道：我縮在家中，無頭蠟似的外邊事兒，一些不知。你從北京來，可有些新聞麼？我聽說當今主上，狠是英明。魏忠賢一班人，都輕輕殺掉了。住兒道：北京人們，也都大家相慶。說萬民有幸，天下要太平了。更聽得人傳說：今年新進士裏面，有一人，是北京人氏，姓史名可法，生得儀表出衆，黑燦燦的面龐，着實有些精神。這人家道貧寒，事母至孝。少年時節，曾在南城古廟內讀書。有天冬令時光，大風大雪，各家都靜悄悄的圍爐不出。那時左光斗老爺，方以御史巡視南城。這天大風雪裏，出來巡城，走到古廟前，想要進去暖暖歇息，便下馬來，命從人牽了，自己緩步而入。走到西廊下一間室內，只見有個少年書生，想是讀書倦了，正伏在案上盹睡。那樣嚴寒天氣，只穿件薄薄棉衣。左公點頭太息，見案上有一篇文章，壓在硯下。隨手拿起一閱，不由大吃一驚。原來那文字怎的有學咧，有識咧，又有甚麼忠義之氣。

咧。（恰合住兒口吻）登時對了左老爺的脾胃。不由敬愛起來。也忘了冷了。從大雪裏將自己皮裘脫下。親與他披在身上。可法也便驚醒。見是左公也甚爲驚異。不由舉手稱謝。兩人談起。更是投機。從此便認爲師生。時時給與膏火之費。可也好。人家也真不辱左老爺賞識。後來不是左老爺被忠賢所害。下了牢獄麼。那時魏監。好利害。人都怕沾連上。誰敢向獄前伸脚。提起左光斗三字。都掩了耳朵躲開。可法聞知。痛憤交併。幾次捱到獄前。都被獄卒呵叱回來。後來聞得左老爺受盡苦拷。非刑。還有甚麼炮烙刑法。可法越爲着急。左思右想。只得設法借當了三十兩銀子。攏在袖內。去尋那獄卒商量。說到痛苦處。不由兩淚交流。禁卒被誠意所動。居然心軟。又見了雪白的東西。不由接過道。不是這等說。你先生大情大義。難道我們當差的人。便不是爹娘養的。只是這干係。委實性命交關哩。你先生既一定要望望老

師須依我說。明日早晨獄內掃除的當兒。你到這裏看機會罷。便與可法計較停當。可法只得依了。次日早晨禁卒出來張望。果見可法忙忙走來。頭上挽起椎髻。穿一件破短衣。脚下草鞋。背着荆筐。提着糞帚。臉上還抹的塵灰。狼藉禁卒點頭會意。假呵道。王二。你這廝幹活真憊懶。人家都進去打掃半日了。快跟我來。一面嘮叨。一面引着進去。走到西邊一帶囚房前。禁卒目注第四間囚房。暗暗拉了可法一把。便自去了。可法會意。便丟下筐帚。跑進一望。好不痛徹心脾。住兒說到此處。拿起一杯茶。一氣喝了。又一面斟。一面向林先生道。伯伯你想。兩人見了。是怎樣光景。林先生歎道。無非是相抱大哭罷了。住兒拍膝道。喚不。要是婆婆媽媽的。還成個左老爺麼。（閑中着筆生動之極）當時可法進去。只見左老爺將脊背靠着土牆。半蹲半坐的。躑在就地一張破牆上。面目已辨不清。青一搭。紫一搭。焦焦爛爛。纏着鬚髮。如